

◀ （上接 11 版）

乎其内的谙熟,又有一份出乎其外的超然。但最突出之处,恐怕仍在于他们对什么构成犹太国的犹太性有着不同的理解。

以色列的建国之父对犹太传统的继承有高度的选择性。在他们看来,犹太人在圣经时代的祖先说希伯来语,建立过统一强盛的国家,因而是现代犹太国的光辉典范。相形之下,在随后近两千年的时光中,犹太人被驱逐出“应许之地”,流散到世界各地,日常生活里不再说希伯来语,政治上则碌碌无为,心甘情愿受异族统治,就算屡遭欺凌,却一直逆来顺受,最终像温顺的羔羊一般任由纳粹屠杀,因此后圣经时代的犹太传统——包括这一时期形成的犹太教圣典比如《塔木德》——统统是需要抛弃的糟粕。很多建国之父移民巴勒斯坦后就更改姓氏,把带有后圣经时代犹太传统特色的姓氏改成希伯来语化的姓氏,以示与流散生活的决裂。推崇“应许之地”的圣经传统而否定流散地的犹太传统,长期以来是以色列社会根深蒂固的标志性特征。受此影响,犹太复国主义者致力于塑造新犹太人:他们不是传统犹太拉比那种苍白、文弱、阴柔的书生,而应当是晒得黝黑、魁梧挺拔、坚韧自信乃至有点粗野的拓荒者。这类新犹太人最典型、最成功的代表就是基布兹中的农民。

戈迪斯从小接受的传统犹太教育是以学习《塔木德》为核心的,他自然无法接受对流散地犹太传统的全盘否定。他在书中就提醒读者注意,基布兹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建国之初的以色列文化,但即便在其鼎盛时期,基布兹人口也只占全国人口 7%左右。与犹太复国主义竭力宣传的价值观相反的事实是,绝大多数犹太移民来到巴勒斯坦后选择住进城市。

有意思的是,否认流散地的意识形态似乎也渗透进我国对以色列的译介中。基布兹文化向来在我国被当作最具以色列特色的文化,国人最喜欢通过基布兹来理解以色列,但基布兹今天更像是受到保护的活化石,虽说是一块仍能吸引络绎不绝访客的活化石。中文世界最受欢迎的以色列作家无疑是阿摩司·奥兹(Amos Oz),他恰恰是基布兹文化的典型化身,奥兹的几乎所有作品都有了中译本,连他编选的基布兹题材的短篇小说集也有中译本。我们甚至还有因患上肺结核而被赶出基布兹的女诗人拉亥尔的诗集的中译本。但我们迄今为止没有“希伯来民族诗人”比亚利克(Bialik)诗集的中译本,比亚利克的诗歌创作在他



希伯来民族诗人比亚利克(1873—1934)。1924 年摄于他从柏林移居巴勒斯坦的前夜。

51 岁(1924 年)移民巴勒斯坦前就已基本停止,移民后他定居于特拉维夫——早在建国前这里就取代耶路撒冷成了当地犹太人的文化和经济中心。

如何对待流散地的犹太传统,显然是戈迪斯评鹭历史人物的一颗重要砝码。本-古里安是冷静的现实主义者,对潜在机遇的判断和发展趋势的感觉都超越了同僚,一直是公认的国父级别的人物。但值得玩味的是,戈迪斯不时拿本-古里安的头号政敌贝京与他对比,抑本-古里安而扬贝京的语气颇为醒目,似乎暗示贝京才代表了以色列历史的分水岭。贝京不仅通过结束本-古里安政党的专政而改变了以色列的政治生态,通过与埃及实现和平改善了以色列的国际环境,他还改变了犹太国的犹太性。贝京从未换过自己的姓氏,从不否认自己扎根于流散地的犹太灵魂。他团结东方犹太人,又为哈瑞迪人走向以色列政治的核心打开了方便之门。这种解读不能不说是基于当下现实对以色列历史的一种反思,毕竟,耶路撒冷近年来落成的贝京纪念中心和特拉维夫不起眼的本-古里安故居在外观上就已不可同日而语。此外,这种解读还多少带有复兴传统犹太教来替代早期建国之父们推崇的那种世俗化的圣经传统,以凝聚各方共识,防止以色列社会进一步分裂的用意。

在本书副标题“一个民族的重生”中,“民族”一词的原文是“nation”。与“people”这个在中文里也常常译作“民族”的词相比,nation 更强调构成民族的人彼此之间在语言、历史、文化、出生或居住地方面的共同点,而不包含人种(ethnography)因素的考量。1882 年,正当东欧犹太人掀起第一次移民巴勒斯坦的浪潮之际,法国著名学者勒南(Ernest Renan)发表了后来成为经典的演讲“何谓民族? ”。按照勒南的

定义,“民族是灵魂和精神原则”,其成分是过去和现在的两样密不可分之物,“一是共同拥有一份丰厚的记忆遗产;一是当前的一致,即一种生活在一起的欲望,一种把未经割舍接受来的重要传统长久保存的意愿”。勒南明确把宗教排除在构成民族的成分之外,因为在他那个时代的欧洲,宗教已退入私人领域,不再是动员社会的充分力量(Ernest Renan, “What is a Nation?” in Homi K. Bhabha, ed., *Nation and Narr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0, pp. 8-22, 引文在第 19 页)。一百多年后的今天,犹太教影响以色列公共领域的趋势渐渐抬头。面对分裂的、多样化的以色列社会,戈迪斯所希冀的这种既是宗教又是民族运动的犹太教能否成为以色列社会的黏合剂,抑或只是用来掩盖内部矛盾的白噪,仍是需要我们拭目以待的,毕竟以色列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依然是高度世俗化的。

戈迪斯还着意呈现现代以色列的文化,尤其是以诗歌为代表的精英文化,以电影、流行歌曲为代表的大众文化,这在同类中文书籍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现代希伯来诗人往往有

圣经时代先知的那种自觉意识,既是以色列社会的代言人或批判者,又代表了以色列社会的良知。至于大众文化,让我个人興味盎然的是读到书中写 1960 年代摇滚天王阿里克·艾因施坦(Arik Einstein)的部分,真想不

到这位世俗天王的许多近亲如今已转变成哈瑞迪人了。多年前,在以色列希伯来语的学习班(ulpan)上,老师放了一首他的歌,一点不摇滚,是根据比亚利克的诗谱写的。我后来知道这或许是比亚利克传颂最广的诗篇:

将我放在你的翅膀下,  
当我的姐姐,我的妈妈,  
你的乳房,给我的头依靠,  
容我遭拒绝的祷告筑巢。

在仁慈的黄昏时分,  
向你说说我痛苦的秘密:  
人说,青春世上有——  
我的青春何在?

再向你告白一个秘密:  
我的灵魂为火焰烧焚;  
人说,爱,世上有——  
什么是爱?

星星将我骗害,  
梦境业已不再;  
如今世上,我一无所有,

什么都无。  
  
将我放在你的翅膀下,  
当我的姐姐,我的妈妈,  
你的乳房,给我的头依靠,  
容我遭拒绝的祷告筑巢。

仿佛是寻求母爱的弃儿在喃喃自语;又像是诗人的夫子自道:比亚利克幼年丧父,母亲迫于经济压力不得不将他交给祖父抚养;或许还是这位民族诗人用诗歌表达他在演讲中说过的意思:犹太民族思慕“应许之地”就好比游子渴望与久别的母亲重逢。全诗点缀着来自犹太祈祷书和神秘主义传统的典故,神圣的字词镶嵌在肉欲的意象上,梦境消散,祈祷又得不到回应,诗人的灵魂就这样低徊在拥有与失去之间、幻灭与怀念之间、信仰与不信之间、个人与民族之间、流散与回归之间、神圣与世俗之间——或许只有处在这种中间状态才会诞生诗歌?——直至什么都“无”,而在比亚利克所熟稔的犹太神秘主义传统里,“无”是一切有的起点。

(本文系《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中译本跋,本书即将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为南京大学哲学宗教学系犹太-以色列研究所教授) ■

## 附记

## 怀念 Jerry

我在准备此文的过程中惊闻 Jerold Gotel 先生于 2017 年 10 月 3 日在伦敦过世。我们在中国都叫他 Jerry。Jerry 对于发展中国的犹太研究可谓不遗余力。他不仅每年自费来中国讲授犹太研究课程,还代表伦敦犹太文化中心(LJCC)在开封、南京、济南、上海、昆明等地组织举办了十届犹太研究和纳粹大屠杀研究暑期班,为无数研究生和本科生开辟了通往这方面研究的新天地。从 2010 年起,正是他的牵头和努力,耶路撒冷的纳粹大屠杀国家纪念馆(Yad Vashem)专门为中国学者每年举办纳粹大屠杀教育和犹太-以色列研究的工作坊。从他身上,我理解了何为犹太传统中的 mensch,这个意第绪语术语常被用来形容高洁、公正之士。

1946 年 1 月 4 日,Jerry 生于纽约市一个正统派家庭。他从小接受过传统犹太教育,有一次在中国讲课时提到,犹太传统在讲授某些经典文本时往往不是说,而是唱,然后就用显然是自小学得的那种腔调唱起来示范。那一刻,他脸上的满足与喜乐溢于言表。与他一起为 Yad Vashem 的中国项目牵线搭桥的澳门大学 Glenn Timmermans 教授曾告诉我,Jerry 年轻时一度脱离了他的正统派背景,甚至吃过虾子和龙虾,但很可能从未吃过猪肉。这不奇怪,对于不少犹太人而言,吃虾肉只是违反了犹太教的饮食禁忌,吃猪肉却像反犹太主义行径一样不可接受。Jerry 年事日高后重新守教,在饮食禁忌和守安息日方面颇为严格。他生前坚持死后不葬在伦敦,虽说他成年后主要生活在这里;他对葬在以色列也不热心,虽说他父亲就葬在那儿;他最后葬在纽约,可谓落叶归根。

他上课喜欢引用犹太格言警句,尤其是《阿伯特》(Avot)中的隽语,比如为了鼓励学生提问,他常引“羞于提问者无法学习”。他自然知道此话的后半句:“缺乏耐心者无法教书。”他是满面春风、循循善诱的老师。他当然还熟悉《阿伯特》中的另一句话:“爱人类,并将他们引向托拉。”每当他在讲台上望着他的中国学生,这句话也许会在心头闪现,他对自己能够将他们引向犹太智慧一定感到自豪。或许,犹太传统关于“将他们引向托拉”的一个评注也会闪现在他脑海:这是说要犹太人“放在舍金娜 (Shekinah) 的翅膀下”(Judah Goldin, trans. *The Fathers According to Rabbi Natha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5, p. 68)。舍金娜在犹太神学中是神在此世的显现,一般是女性化身。上文比亚利克那首诗中的女性形象也可理解成舍金娜。Jerry 热心推动中国的犹太研究,这对他个人来说或许也是将自己“放在舍金娜的翅膀下”,是对忠于自己与生俱来的传统的虔诚表达。我曾经问过他,为什么比亚利克的诗歌颇多感伤?他双目圆睁,答曰:“他可是东欧犹太人,怎么可能不感伤。”这番话,连同他的音容笑貌,宛如昨日一般,浮现在我的眼前。

